

# 薪火相传 奋楫扬帆



图为朱光亚、许慧君夫妇在家中弹钢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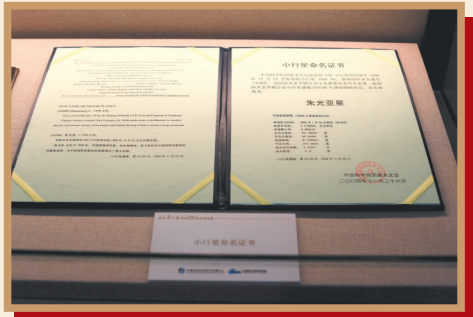
## 朱光亚的谦辞：“很不敢当”

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一隅，展柜之中，静静陈列着一张《小行星命名证书》。纸页上落款日期为2004年11月26日。证书上这颗获得国际永久编号(10388)的小行星，还有一个名字——“朱光亚星”。

这颗行星，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 CCD 小行星项目组于1996年12月25日发现。2004年12月25日，适逢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八十华诞。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，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“朱光亚星”。

从此，10388号小行星有了归宿。以宇宙之名，“朱光亚星”铭刻一位科学家无声却永恒的奉献。

朱光亚一生为人低调，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中最晚解密的一位。即使是获得荣誉之后，作为著名科学家，他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，不同意任何人宣传他。朱光亚非常喜欢唐代诗人杜甫的《曲江二首》。2011年，“感动中国”组委会给朱光亚的颁奖词中，将诗中“细推物理须行乐，何用浮名绊此身”改为“细



图为《小行星命名证书》。  
科普时报记者 季春红 摄

## 王淦昌： 又“老”又“新”的同志入党了

1979年8月的一个下午，72岁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来到原子能研究所党支部的支部大会上，宣读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。随后，参会的21名党员一致举手表决通过，同意王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就这样，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一位又“老”又“新”的同志。

为什么在72岁高龄入党？王淦昌在入党申请书中回答：“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，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！”这句发自肺腑的感言，还要从王淦昌的经历说起。他年仅26岁便取得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，此后毅然回国，实践自己“科学报国”的誓言。他不仅在高能物理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，还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，被预测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然而就在此时，王淦昌收到了党中央的邀请，希望他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。“我愿以身许国！”王淦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他化名“王京”参与研究，王淦昌的名字从科技界销声匿迹，这一走就是17年。原子弹、氢弹、核武器……当朵朵蘑菇云散去，归来者已是白发苍苍，不变的是那颗矢志不渝的中国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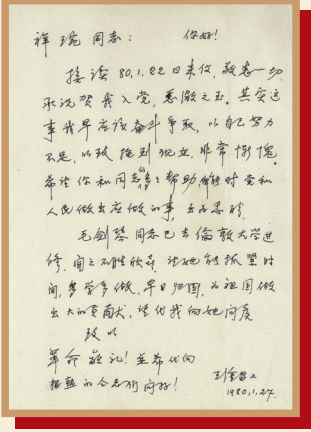
王淦昌入党的消息传出后，一位年轻同事杜祥琬写信道贺。5天后，杜祥琬收到回信，王淦昌在信中说：“其实这事我早应该奋斗争取，以自己努力不足，以致拖到现在，非常惭愧。希望你和同志们多多帮助，俾能对党和人民做出应做的事。”他还提到杜祥琬的爱人：“毛剑琴同志已去伦敦大学进修，闻之不胜欣喜。望她能抓紧时间多学多做，早日归国，为祖国作出大的贡献。”正如王淦昌所望，毛剑琴学成归国后，也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奉献一生。

四十多年前王淦昌写下的这封信，如今被展示在科学家博物馆中，墨迹依然鲜明。驻足在它面前的科技工作者们，也前赴后继地追随着前辈的脚步，将“以身许国”的精神薪火相传。

(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因)



图为1994年12月15日，王淦昌在家中。 视觉中国供图



图为王淦昌致信杜祥琬关于入党及毛剑琴赴国外进修事宜。

## 一封建议书，让23个名字不再沉寂

1999年，人们沉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、即将迈入新世纪的喜悦中。当时，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过去三十多年，但由于保密等多重因素，参与研制“两弹一星”的科技专家们只获得过组织内部的奖励，他们的名字仍然鲜为人知。同时，国外还有人诬蔑中国的核弹和火箭技术是偷来的。

这一年，也是聂荣臻元帅的百年诞辰。为了父亲曾倾注心血的“两弹一星”事业，为了曾在研发一线并肩战斗过的科技专家们，聂荣臻之女聂力中将认为：“应该到了让人们知道并记住这些无名英雄的时候了！”

于是，聂力与丈夫丁衡高等人讨论后，写信给中央领导人，建议公开介绍“两弹一星”的伟大成就和意义，并对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人员进行公开表彰。在这封名为《建议表彰“两弹一星”及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报告》的信中，她写道：“在国外封锁、国内经济困难的条件下，我国科学

家、技术人员、工人和解放军，排除万难，奋力拼搏，争取‘两弹一星’的成功突破，这种精神，对于我们实施‘科教兴国’方针、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、基本实现现代化，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现实意义。”

聂力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。1999年9月18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，表彰曾为“两弹一星”研制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。于敏、王大珩、王希季、朱光亚、孙家栋、任新民、吴自良、陈芳允、陈能宽、杨嘉谔、周光召、钱学森、屠守锷、黄纬禄、程开甲、彭桓武、王淦昌、邓稼先、赵九章、姚桐斌、钱骥、钱三强、郭永怀，一枚枚闪光的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被颁出，一个个沉寂于岁月的名字终于被点亮。

从此，“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大力协同、勇于登攀”的“两弹一星”精神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胸中回荡。

(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因)

## 核试验前的《后出师表》吟诵

□ 吴明静

1984年，我国核事业的几位功勋科学家在新疆马兰拍摄合影。照片从左边起分别是时任九院副院长的高潮、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能宽、九院党委原书记李英杰、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、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，以及邓稼先的接任者胡仁宇。

这张照片记录了一次重要的国家试验。

少时的于敏性格内敛，沉迷于诗词古籍，尤其崇拜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壮烈精神。工作之余，于敏会与同事一起背诵古诗，缓解劳累，颇得其乐。

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。紧张与压力，让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十分沉重。

陈能宽，这位熟知金属物理学与核物理学的科学家，喜欢用诗词抒发内心情感，许多名篇他都倒背如流。为缓解现场科研人员的压力，激发大家的斗志，忽然，陈能宽吟诵起诸葛亮的《后出师表》来。听他吟诵，于敏也有所触动，于是，两位大科学家一人一句地背诵。

在这次试验之前，还组织了一次工作汇报会。陈能宽、于敏和其他科研人员，都提前来到会议室。在场的每个人都清楚，这次试验意义十分重大，技术上

轮流背了几句后，于敏一口气把剩下的全吟诵出来：“……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”

在座的科研人员都肃然恭听，原本紧张的气氛仿佛被一种更深沉、更庄重的情绪所取代，那些字词间蕴含的忠诚、担当与无畏，如同一股潜流，悄然涌进每个人的心底。几天后，试验成功。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——6位科学家并肩站立，冬日的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，笑容真挚而灿烂。

(作者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高级政工师)



图片左起分别为高潮、陈能宽、李英杰、邓稼先、于敏、胡仁宇。

